

国内人类学界唯一“猴博士”： 与猿猴同吃同住共泡温泉

为了知道猴子有多聪明,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鹏研究猿猴十多年

38岁的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鹏，是国内人类学界唯一一个从事灵长类动物研究的“猴博士”。对于这一称谓，张鹏很受用，还把微信头像改成了自己身穿博士学位服的画像，肩上伏着一只作亲密状的猴子。微信名的后面，也用括号备注着“猿猴博士”。

为了知道猴子有多聪明，张鹏用10多年的时间去探寻答案——从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退学，远赴日本重读硕士；与800多只猴子同吃同住，一起泡过温泉，还有过一个“猴子女友”；如今回国，作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，也是学校文科门类里唯一的理科导师，他96次写信给校领导，给文科生们建实验室。

有人说，张鹏像童话里的人物一样怪诞；也有人为了考取他的博士生，前赴后继、屡败屡战。近日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他对身上的各种标签逐一回应，也坦言，“有时候很矛盾，也很孤独。”

考上北大心理学博士之后退学

记者：为什么会用10多年的时间，执着于猴子？

张鹏：我本科是在西北大学的生物化学，经常泡在实验室里，就业目标也应该是从事生物制药。但我不想这样，总想去野外工作，就在研究生的时候考了动物学。三年时间里，几乎都在秦岭生活，遇见很多金丝猴。那时觉得，猴子很聪明，我就很想知道猴子到底有多聪明，更主要的是，了解猴子的智力，就能更了解人类的起源，我就想继续从事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。但在国内，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。我就去考北大的心理学博士，所选择的导师，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研究猴子心理学的，我要去了解猴子的心理，从而了解人类心理的起源。

记者：后来你又从北大心理学博士退学，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

张鹏：我考北大博士那年是2003年,正是SARS时期,来了之后就不让离开学校了。但因为我是跨专业考生,比较麻烦,要准备一段时间,又没地方住,就住到解剖房里,又和猴子生活了三个月。后来考上了，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通知书却来了，因为他们看中了我在《动物学报》上对野生金丝猴社会组织的描述的文章，还给了我全额奖学金。我当时就纠结了。

我父母是工厂工人，我考上北大博士的事，全厂区都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大事，敲锣打鼓、张贴红榜。我提出从北大退学去京都大学之后，家里开了五次家庭会议，每次都是全票反对。但我还是毅然退学去日本了。导师也很理解我，因为京都大学是全世界研究猴子的最高学府。

记者：放弃那么多赴日本，又重新从硕士研究生读起，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？

张鹏：去京都大学报到了才告诉我，让我重新考硕士，这个好玩，而且我第一次考还没考上。当时很苦闷，可是也不敢跟家里说，只好又苦学半年，重新再考，总算考上了。

还有一个困难是，我不会日语。研究猴子是要经常去村落山区的,日本农民只会说日语,到了那英语再好都没用。为了解决这个,我背着日语磁带去野外,天天听,日语教材几乎不离手,日语在两年时间里达到了一级水平。



2007年，日本小豆岛，张鹏和他女王范的猴子“女友”。 受访者供图

女朋友来探班让母猴子“吃醋”

记者：你和猴子之间，是怎么个相处法？听说你还有过一个“猴子女友”。

张鹏：我们的研究基地里有800多只猿猴，就住在我的隔壁和楼下，我们称得上是朝夕相对、同吃同住。长期下来，日本38种猕猴的叫声，我都学会了，并且能从中理解它们的行为和需求，而且来自不同地方的猴子还有不同的方言。

和猴子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久了，它们就会对我的存在习以为常，并且认为我就是它们之中的一只猴，渐渐地就有母猴子向我示爱。我女朋友，也就是现在的老婆，当时来探班，喜欢我的母猴子看见了还会生气。它们之中也

有我很喜欢的猴子，比较霸道、暴躁，等级也比较高，吃东西时，别人不敢靠近。走过时，别人都要回避，非常女王，但它不喜欢我。我觉得它很像我女朋友，所以给它取的名字就是我女朋友的名字。

记者：和猴子一起泡温泉，也是你们的一种相处方式吗？

张鹏：猴子泡温泉在日本很有名气，已成为一个景点，但没人对猿猴在“吃”以外的文化进行过研究。我是出于好奇心，就专门跑到那个山里去做了研究，发现猴子们果然泡在公园的温泉里，红着脸，头上顶着一堆白雪。但是我却很悲催地站在零下10多摄氏度的冷风里，手脚都生了冻疮，当时对

这种“人不如猴”的差距表示不服。于是有一天就趁公园的管理人员不注意，偷偷进到猴子们的温泉池里，打算一起泡一下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底下沉积了好多“猿粪”，而且这个温泉池的温度和人们泡的是不一样的。

虽然挺狼狈的，但那段时间收获很大。我发现这些猴子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泡温泉的猴子家族，而且它们泡温泉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。我还给这个族群的109只猴子制作了家谱。最后记录下猴子泡温泉的来龙去脉，以及横向传播与纵向继承机制。我的这项研究，恰好弥补了当时学界关于猿猴娱乐行为研究的空白。

猴子的攻击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

记者：前段时间，网上曾经流传一个女游客被峨眉山的猴子抢走手机的视频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

张鹏：景区里人和猴的冲突事件，主要是因为人不理解猴子。比如猴子天生是不会吃香蕉的，也不爱吃花生、饼干。它们现在爱吃，甚至会去争抢，就是因为人认为它们爱吃，就会不断地给，于

是猴子就对人手上的东西很感兴趣，认为那是吃的。对猴子来说，景区就相当于食堂，它们来，就是为了吃，所以游客在猴子面前拿着一些东西，都可能会引发抢夺。

猴子抢手机的这件事，完全是因为游客用手机对着猴子照相，猴子会认为，它被一直盯着，是攻击行为，心里有压力，就会反击。

还有猴子追打游客的事件，也是因为游客在不斷挑逗后，猴子反击了，游客害怕了，就会出现错误的反应，喊叫、转身就跑掉，这个行为在猴子看来就是你在屈服，于是猴子就会打他。

其实猴子的攻击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，但你拿着吃的，给了之后又不给了，才会引发它的抢夺欲望。

曾被质疑 “研究猴子的 怎么进了文科”

记者：你被称为“国内人类学界唯一一个研究灵长类动物的‘猴博士’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容呢？

张鹏：研究灵长类的最终目标是了解人，所以在国际上学习时，我就选择了人类学，研究文化性和生物性两个属性，我的研究范畴属于生物性的范围。但是国内的人类学属于文科，以研究民族、文化为主，很少有人研究其生物性，没有综合，而且国内高校对文科理科之间的区分非常清晰。另外，国内有30多个老师研究灵长类动物，大家都在生科院，属于动物学界，在人类学界的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学校里有很多关于我的争议，一些人质疑，一个研究猴子的人怎么进了文科，为什么不去生科院？所以很多时候我感到很孤独。

我也是文科专业里罕见的理科导师，一度很尴尬。刚入职的前两年，因为是文科范畴里的理科专业，没有学生能考我的博士生，直到我跨界成为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跨学科博导，才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生。

记者：你在中山大学的研究室，为什么被称作是“白手起家”？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文科生的实验室？

张鹏：国内文科大学生的普遍问题就是动手能力不够，大学四年没有进过实验室，没有提高动手能力的机会。于是我就希望学校能给文科生开一个实验室，提高文科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。

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，文科老师不需要实验室，但为了这个实验室，我还是写了96份申请书，给所有校长都写过信。两年时间里，我不停争取，终于获得了批准，这是我从日本回国之后最主要的事。文理跨学科教学受到同学们的喜爱，虽然实验教学成本比普通教学高，但可以明显提高文科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。 据《新京报》